

路



贵州省图书馆

陵海居士著

I 207.4
59
1

贵州省图书馆
期限表

期限表

请注意按照期限归还图书

电话: 6825562 6831602

陵海居

2006年06月12日

序

署名陵海居士的长篇小说《路》在付梓前，作者诚情请我为此书写一篇序文。思之再三，亦感必要；时命难却，欣然为之。

我与作者从同事到挚友，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同地共事时，朝夕相处；异地而居后，书信未断。其间，数度会见，得以研读《路》的书稿，听取创作《路》的构思，洞悉小说情节的编织，了解出版此书的衷肠，颇感《路》书是一部于人世有益，能起弃恶扬善、明辨功过、伸张正义、实事求是作用的小说，值得一读。

作者创作《路》书，是使命感和责任感趋使而然。主旨是企望能让对人类社会进步事业有所裨益的人才及其所拥有的知识、智慧等等顺利地及时地拔地而起，发挥作用。同时，作者淡泊名利，隐姓埋名，自费出书，旨在奉献，实是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作者创作《路》书追求的目标，也可说是在陶冶、铸造一种高尚的情操。

《路》书以闽省榕城为主要自然背景。所展现的各类人物在一定时期里的思想、活动、作为、行踪等等，不避其实，尽显其真；所表述的人物姓名、门第、等级及其所属单位、部门、住址等等，非真实假，全是生造。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力求客观地反映一个时代的

社会侧面。因此，进行艺术加工、提炼后的人物，只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受到约束的实名真人；其事迹也只能是当时社会的反映，而不是受到局限的实人真事。这里，让我引用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的一段话：“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拚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路》书中，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大体上像鲁迅先生那样说的。所以，我想善告读者：书中人物及其故事情节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老学斋人

2001年4月18日

喜爱黎明，
晨曦下的清新；
憧憬未来，
和乐处的仙境。
但是，
万物方兴，
一念之差，航向偏离；
清新、仙境突然梦幻般地陨损！

* * * * *

渴望自由，
花园里的说古道今；
钟情平等，
友谊间的真挚温馨。
但是，
权力纵横，
自我陶醉，偏听偏信，
自由、平等顿成江河似的呜咽！

* * * * *

偏离，受新贵欢庆，
引发患难同志的呻吟；
陶醉，为权奸奉承，
夺走了仁人志士的青春。
祈祷，不能唤回；
旌幡，休憩复生；
哭泣，还是消逝；
赞歌，怎会招魂。

* * * * *

一错再错，
徒叹岁月峥嵘；
一误再误，
落个终生抱恨；
好乎？坏乎？
得由它后人评论；
功耶？过耶？
端赖那历史澄清。

* * * * *

风，烟尘？柔云？
雨，洪水？甘霖？
花，凋零？芳菲？
路，阻塞？通行？
权，利民？损人？
财，公有？私吞？
色，洁身？销魂？
酒，清醒？昏冥？

* * * * *

为了这，历史上闪烁刀光剑影，
为了这，天堂里搞得周天寒彻，
为了这，须眉汉赴难慷慨悲歌，
为了这，巾帼女失意隐遁空门。
要的是，真正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
要的是，真正的法治、廉洁、文明、公正，
要的是，共产大同，选贤举能，
要的是，活着幸福，死后无恨。

* * * * *

珍惜那古道长城，
尊崇那道德学问，
求生存、图战胜、重科教、争永恒，
企盼着设计、实践社会主义的完整。

* * * * *

向未来探索、进军，
为富强敬业、廉政。
一个美好宏图的吟咏，
成之于众，败也由人！

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盛夏假日，参加了闽北地区土改回城待命的工作队长赵伯侠一身黄色军装，站在鼓山峰顶，面对绿水如带的闽江和环绕福州城垣田野的山峦叠嶂，他举起了黝黑的手臂，仰望着蔚蓝色的天空，深深地吞吐着清新的空气，然后双手握住红漆的栏杆，沉默地思索，把锐利的目光投向深远的天边。

“赵队长！还没有轻松过来？！”身着灰色制服的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徐可图问着。他圆圆的脸上堆着笑容，白皙的皮肤使人感到他既文雅又年青，这个土生土长在山东的青年干部一口字清音平的普通话，使人听了十分悦耳。

“是呀！新任务等着呢，能轻松吗？！”赵伯侠吁了一口长气回答说。他还在闽北土改时，组织上就已经对他今后的工作安排打了招呼，他将从事完全陌生的工业方面的领导工作了。战争年代，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建设时期，他又将在建设中学习建设。他认为人永远处于学习中，也永远是在思索中。

“由它去吧！”徐可图身子靠着亭柱，划燃了火柴，点着了

香烟，漫不经心地说，“事情总是做不完的，天下只有做不完的事，天下没有能做完的事。”

“噢!?”赵伯侠对他的“由它去”的话和语气感到不同往常，“怎么讲?! 什么意思?!”

“哎，”徐可图从赵伯侠的问话中自感失语离谱，连忙皈依到经典的语句中去：“毛主席说过，现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事多着哩！毛主席还说，只有学会休息，才能做好工作，是不是?!”

“嗯!”赵伯侠点了点头，“说得好，我们确实应该按文武之道，讲点松弛了。你说鼓山有哪些风景中的美景?”

“我是第二次登上鼓山了，来，今天我做个导游好了。”徐可图扳着赵伯侠的肩头笑着说，“队长，得听我的了。”

“好！一切听从导游的指挥!”赵伯侠说。

徐可图引着路游赏了十八洞、喝水岩、罗汉泉、涌泉寺以及所有的悬崖亭阁，最后在放生池伫足静观池鱼起来。放生池里的兴国红鲤随着人们掷下的光饼抢游争食，在阳光下闪亮着鳞片，溅起明珠似的水花，孩子们乐得拍响巴掌直叫着。赵伯侠看着人们慷慨投掷饵食，自得其乐的神情，感到了革命胜利后的生活改善，人民已丢掉了米珠薪桂的忧虑了。徐可图不单是观赏放生池里的红鲤，更注意到围绕大池，凭栏俯视的群众，他总是面带笑容迎接着群众的目光和尊敬。两人这种不同的感情来自不同的经历：

赵伯侠，年纪三十二岁，高高的身材，黑亮的肌肤，浓密的长眉，方正的面庞。他是安徽凤阳人，一个泥水匠的儿子。十四岁参加革命，随部队南征北战，在军营里学到了文化，并且被培养上了抗日大学，从一名普通的战士直到担当了团政委的重任，已是一个文武全才，显示了儒将风度的军队干部了。

南下福建，战局初定，便被抽调参加闽北地区土改的领导工作。徐可图的经历，完全不同，他在抗日战争后期，陈粟大军挺进齐鲁解放家乡蒙阴时参加了革命；从地主家的一个长工成了不脱产的乡干部。徐可图在地主家当长工时，曾做过小妾、少爷的听差，接触到师爷，学会了一些单字，凭着他的聪明和勤奋，在参加工作前，就获得了初中程度的文化，在参加革命工作后短短的几期培训，使他成了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尖子，解放战争中，他转成脱产干部担任过后勤股长一类的职务。南下福州，先在区里做商业领导工作，随后被抽调参加闽北土改。他已二十八岁了，但还未成家。他为人圆活庄重，处处受到领导的赏识。这两个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在土改中相逢了，渐渐地熟悉了起来。他们在土改后回到福州，都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徐可图乘着休整，攥缀着赵伯侠上了鼓山。徐可图已是第二次漫游鼓山了，但游兴仍然十分浓厚，他陶醉在的大好江南风光中，心意常常溶化在花香鸟语，楼台倩女中去。赵伯侠虽是第一次登山，心情却是平淡的，他走遍大江南北，踏遍山山水水，多少风景在他的眼前溜过，无数名胜由他的部队驻屯，鼓山的容颜风貌总也是似曾见过罢了，他所注意的是游人的精神面貌和风景区的建设，他有时全神贯注在碑林摩崖，有时却漫不经心地走马看花。他随着做导游的徐可图东游西逛，不觉已到了中午，他们在茶室要了两碗开水，用了自带的馒头充饥后，他们绕过鼓山正面向最后的一个游览地鳝溪进发了。鳝溪弥补了鼓山缺水的不足。这里一弯清水在岩石中迂迴淌流。据说这条清流是被五代神晏法师一声喝斥，使本来流经鼓山的水改道后出现的。鳝溪之上的绿林丛中的鼓岭一带，曾是洋人避暑之地的别墅隐隐可见，溪水之畔又是绿茵点点，大树下巨石星罗棋布，岩崖侧野花吐艳竞芳，当他们到了溪流平坦的地段时，他们见到无

数旗帜隐现在林间、溪边，这些旗帜中有的是共青团团旗，有的是少先队队旗，有的是工会会旗，有的是学校校旗，有的是与大自然争艳的彩旗……

旗帜之下，活跃着开展各种活动的青年人，他们的青春像火一样地喷吐，心灵像溪水一样地晶莹，潺潺水声，悠悠歌声，铮铮琴声，习习风声，这自然的交响乐使人轻快年青；水的柔和，树的凉荫，花的芳香，人的欢笑，鸟的啾鸣，云的飘逸，那清香的气息，使人舒畅温馨。他们每经过一群人，每走过一面旗，都见到人们传来尊敬的目光。他们领受了青年人的赞语，饮下了姑娘们送来的茶水，他们置身在温暖的大家庭，与所有的游人分享着自然给予的美景和解放了的人们们的热情。

在溪水的转折处，巨石侧，绿茵上，桦树下，清流边，野花旁，大约有七八个姑娘在憩息赏玩，有的赤着双足在水里浸泡，有的在洗濯汗湿的帕巾，有的紧偎一起低声细语，有的奔跑追逐嘻笑游戏。附近，在一块临近溪流的光洁的大石边，一个年轻的姑娘背靠着石壁，紧闭着双眼，她让美丽的景物在面前消失了，她由《共产党宣言》的书本从手中滑出，她裸露的小腿紧贴着草地，她油亮的发辫蜷曲在酥胸，白色的衣衫蓝绸的长裙任凭清风吹拂播弄，淑雅的秀脸同天上轻飘着的白云一样地纯洁凝重。走在小溪对面的赵伯侠和徐可图从远处就看到了这个远离人群睡态悠闲的姑娘，他们站在溪畔对酣睡的姑娘泛起了疑问：为什么离群沉睡……突然，赵伯侠轻声地叫了声“老徐！瞧！”便从溪中的石头上几个纵跳，跃到了姑娘身边，迅速地提起一条两尺多长的扁头细颈，赤身花尾的毒蛇……

“蛇！”徐可图也跃过了小溪。

赵伯侠提起蛇尾使力抖动，把它甩向巨石撞击，当毒蛇失威躺地不动时，徐可图捡起一条竹枝，向蛇头蛇身猛烈地抽打

.....

“啊呀!”姑娘惊醒过来，站立起来了。她恐惧地看着徐可图在身边抽打着毒蛇，意识到醒前自己危险的处境，对着赵伯侠，用微颤的声音说：“谢谢…谢谢你!”

“你该谢谢他，不是他带我到这儿，你就不能幸免咬伤了。”赵伯侠指着徐可图，对姑娘说。

徐可图确定毒蛇已彻底完结，他丢弃了竹枝，转过了身子，这时姑娘已恢复了常态，感谢的目光正落在徐可图眼里，后者完全被姑娘的风采神韵惊愕住了，当姑娘用甜柔清亮的声音向他表示感谢时，他顿时心意荡漾，连声回答：“这……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要不是赵伯侠挪开了脚步，他还要逗留在姑娘身边的，他一边望着赵伯侠转向道路上的身子，一边用一种异样深情的眼睛凝视着姑娘之后，也转身过去，跟着赵伯侠下山去了……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一个身着黑色旗袍年约四十岁的妇女跑在他们身后叫着，在这个妇女的身后，跟着一个面孔俊俏，身着流行的干部制服的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姑娘。

“先生!你们贵姓?”年长的妇女见徐可图、赵伯侠停步转身后走近他们发问，她见他们没有回答又解释说：“刚才被你们救护的姑娘是我的侄女，我很感谢你们，请你们留个姓名，告知住址!”

“这……”徐可图望了望赵伯侠，后者毫无表情，“这样吧!他叫老赵，我叫老徐，都住在军管会。”

“徐先生，赵先生，噢!徐同志，赵同志，”年长的妇女说，“我只有这一个侄女，要不是你们，准被毒蛇咬伤了，我下山后一定带她上军管会面谢!”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工作流动，你们去不一定找得到，”

赵伯侠连忙说，“你的侄女可能受了点惊恐，回去要对她好好安抚！老徐，我们走吧！”

徐可图跟着赵伯侠下山去了，年长的妇女和姑娘怅然相望，妇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他们不图答谢的态度深受感动，陪着妇女的姑娘却思索着他们的言语，意识到他们不是一般的干部，显示了若有所失的神情，她与妇女缓慢地移动脚步回到了原处。

“心不会跳了吧！”年长的妇女回到险些被蛇咬伤的坐在草地上的姑娘身边，抚摸着姑娘的心胸。

“早就心安神定了！”姑娘笑着答话，原来围坐在姑娘身旁的其他姑娘看着没事了，哄笑一声又去嘻戏游玩去了。

幸免于毒蛇咬伤的姑娘叫陈茜华，今年十八岁，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到家乡，自愿去市商业局工作，她的父亲陈楚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名，当上了教育部督学，以后，做了福建省教育厅长，由于醉心仕途，福州解放前夕，只身去了台湾，但是在弹丸之地的孤岛，僧多粥少，他遭受排挤，做官绝望了，才醒悟到自己没有政治背景，随即飘零南洋一带。他对家庭虽然眷念，却对回国心存疑虑，得着旧识好友的资助，他浪迹美欧去法国教授中文了。陈茜华的母亲早已去世，在身边只有一个姑妈和两个哥哥，姑妈就是刚才向徐可图、赵伯侠道谢的妇女，她叫陈美娜，大哥陈道远在北京中学教授语文，二哥陈志远在福州火柴厂做技术员。解放后，他们靠着工资收入和陈楚南留下的钱财生活。生活仍然舒适宽裕。陈茜华在幼时以天资敏慧，琴艺超群，十二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仅两年时间，便跃升音院深造，今年毕业，自愿回乡自谋工作，一时师生莫不惊讶！书记、院长十分震惊，但当她说明自己要深入工农兵呼吸时代的气息，体验火

红的生活后，学院也就只好由她自己去选择前进的道路了。这时，在福州她幼时的同学好友，有的已经参加革命工作，有的将升入大学，有的将分配工作，有的外出返回家乡，欢聚和惜别把她们的的心连结在一起，无邪的友情使她们加深童年的回忆，八个姑娘一商量，共同要欢乐几天。她们选择了晴朗气爽的今天游玩鼓山，以后还将邀集男同学男朋友看戏、聚餐……总之，她们要使自己不为错过良机而惋惜，不为冷淡友情而懊悔。

八个姑娘玩尽了鼓山名胜，陈美娜的后勤照料更增添了游赏的情趣。只有陈茜华由于昨天刚向市商业局报到，一夜兴奋未能好睡，今天整个上午又被鼓山的风光掏去了精力，因此她瞒着姑妈，偷着空儿，在溪边休息打盹，不想一睡入梦，受了毒蛇虚惊。其她姑娘，特别是姑妈看着僵死的毒蛇，把溪畔视为不祥之地，自然地转移了游乐地点，直到阳光倾斜，她们才唱着“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的歌曲，从鼓山大道缓缓下山。

陈茜华回到家里，对救护她的两个干部一直深怀感激之情，赞颂他们见义勇为。姑妈却不停地唠叨山上的事，她要茜华向菩萨许个心愿，茜华只是笑着，她笑姑妈没有跟上形势，头脑还停留在四十年代……姑妈对茜华的爱十分深沉，茜华不愿许愿也就算了，但一定要茜华再去面谢两个陌生的干部，茜华讲不要专门去一谢再谢，太客气不合解放后的风尚，姑妈听了感到有理，也不勉强了。陈美娜早年丧夫，长期不孕，对侄女陈茜华爱如亲女，随着茜华从孩童步入成人，由幼嫩升平青春，姑妈常常感到自己仍然负着母亲般的责任，对她还是百般爱抚。解放后，陈美娜自感落后于时代，对侄女的政治言行奉为神圣，只有在生活的照料上，姑妈绝不掉以轻心，常常对茜华的疏忽大意，唠叨、嘀咕、疼爱、责怪、挥泪，她们就这样母女般地

生活着，从旧社会到新中国……

陈茜华的家在仓山临江的尽头，那是一座隐没在浓密的玉兰树中间的二层楼房，四周的围墙上爬满了藤蔓，楼房座落在南面的花园和北面的葡萄园之间。复盖在青砖上的藤蔓使这座只有十年的建筑古朴恬静。楼房上下共九间房间，楼上四间一个大厅，楼下五间一个客室，楼房东侧是厨房，西侧是杂间。这时正是盛夏，葡萄架上青色和紫色的果实累累，花园里群花盛开，清香阵阵。

后花园的面积约有五百平方米，园的中心有一间黄柱红顶的八角小亭，亭内四个绿色瓷釉的石凳围着大理石面的石桌；亭外几十盆盛开着茉莉、海棠、玫瑰、石榴花的花盆摆布在周围；亭南灰色的假山从墙边向园中心延伸紧贴着亭边小路；亭东清澈的小池中的荷花正含苞待放，向亭内辉映；亭西一株高大的玉兰树像一把巨伞，茂密的枝叶吐送清凉；亭北石砌的小径两边一片绿茵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四周围墙下的月桂花香被阵阵清风吹散在满园回荡。整个花园的绿荫、清凉消除了夏阳的炎热和沉闷，花卉的艳妍增添了憩息、玩赏的情趣。

茜华和姑妈住在楼上。茜华的卧房，朝南开着大窗，满园春光，尽收眼下。紧贴着卧房的是琴房，琴声掠过高墙，飞扬远方。宽敞的寝居有藤桷的高低床，舒适的长沙发，低平的小茶几，小巧的高低橱，丁字形的书桌，……家具乳白的色彩和房内摆设的淡抹轻描，使整个房间清逸素雅。近来，茜华在墙饰上把买来的“江南春早”和“解放军叔叔来了”两幅招贴画贴在墙上，使房间增添了现实的新意。“江南春早”上，一枝桃花掠过农田的画面；“解放军叔叔来了”中，天真的儿童热烈

欢迎解放军战士的情意；同历代名人书画的卷帖结合在一起，既有古香，又有今色，招贴画好比一道阳光从窗外照射入幽室，使整个房间都明亮起来。

今天是同学好友议定聚餐的一天。茜华家宽敞的庭院，和有着一个会做菜的姑妈以及好客的家风，把青年人召唤来了。首先到陈茜华家的是王丽容，她是茜华小学同学，适中的身材，明亮的眼睛，绯红的双颊，齐整的短发，风流的体态，伶俐的口齿，是一个面貌俊俏，含笑随和的姑娘。她是王长龙的独生女儿。王长龙解放前是一家官僚资本开设的金银珠宝首饰店的店员；解放后是国营交电公司五金门市部的营业员。王丽容来到后，与陈茜华说笑几句，立刻系上围裙去厨房帮着姑妈准备聚餐的饭菜去了。

“丽容！工作分在哪里了？”姑妈听说王丽容在工人训练班培训，这几天内就要分配工作。

“姑妈！托您的福，劳动局把我分配在市妇联，昨天报到过了，不几天要上班了。”王丽容微笑着，自她被招进训练班学习后，她总是掩盖着内心的喜悦，直到前数日公布了分配工作的名单，瞧着自己名列榜首，得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她才像春天的燕子，来往穿梭在人间，把喜悦扩散到亲戚友朋当中。她对姑妈的问话十分高兴，轻声低气地补充一句：“姑妈！我是革命干部了！”

“好哇！你爸爸也熬出头了！你爸爸该多高兴呢！”姑妈深深感觉出了丽容的喜悦，“以后姑妈很难见到你们了！”

“我有空就会来您身边的！”王丽容说。

她们边操刀边谈着话时，聚春园厨师冯如海提着一个坛子进了厨房，姑妈连忙打开另一个炉灶的盖子，让冯如海放上坛子。

“冯师傅！这几天忙了您了！”王丽容笑着，拧干了面巾递

给冯如海擦手。

“丽容姑娘，为了你们，这东西煨了三天三夜了。”冯如海指着坛子说。

“够辛苦了，大家一定会敬酒慰劳师傅的。”王丽容接过冯如海擦过手的面巾，“师傅！坛子里是什么东西，要煨三天三夜？”

“傻姑娘！”姑妈说，“佛跳墙嘛！”

王丽容绯红的脸顿时加添上一层红色，她对佛跳墙从来是只闻其名，不识其形的。一向被人视为万事通的丽容为自己的无知尴尬了，她掩盖着窘相笑着说：“姑妈！我跟师傅逗着玩的，听人说，冯师傅酒量很大，所以取了个如海的名字，当然，那坛子里……”

“王姑娘，又拿我取笑了，你爸爸的酒量名扬三山，威震东海，我遇了他，就甘拜下风了。噢！对了，听说你爸爸身体不大好，是吗？”

“爸爸身体最近好了些！”王丽容靠近冯师傅附着他的耳朵说，“冯师傅！以后不要叫王姑娘，要叫王同志……”

“啊！”冯如海侧过头瞧着她，“为什么叫王同志？！”

“冯师傅！丽容现在当上干部了！”姑妈笑着说。

“当上革命干部了，再过几天就要正式上班了！”王丽容把头昂起，甩了甩头发，满脸春风，兴冲冲地说。

“啊！我真要找你爸爸喝他的喜酒了……”

这时只听阵阵笑声和叫声喧嚣传来，王丽容说声“来了”，便跑了出去。她带着一群姑娘拥到厨房门口。

“姑妈！辛苦了！冯师傅！辛苦了！让我们来做吧！”姑娘们嚷着。

“不用了，有冯师傅掌锅，王同志帮忙，你们去好好地玩你

们的吧！”姑妈说。

“哪个王同志？！”姑娘们张着疑问的眼睛。

“她！”冯师傅眼睛朝站在姑娘中间的王丽容使去，青年人一下子都明白了。

“向王丽容同志致革命的敬礼！”有个姑娘喊着，大家朝着王丽容鞠起躬来。

“你们——”王丽容有点不好意思，但让大家明白了今后将成为干部的喜事，她也恭恭敬敬地向姑娘们鞠躬还礼了。她还操着大姐般的口吻说：“你们听姑妈的话去玩吧！厨房的事由我们包下来了！”

“丽容！今天菜饭的好坏就看你的了！”一个姑娘说后，大家哄笑一声，她们拉着手，扳着肩，搂着腰，熙熙攘攘地去了花园。

王丽容望着姑娘们离去的背影，勾了勾两鬓的头发，进了厨房，操起刀来切削着蔬菜，刀口发出快速整齐的声响，厨房里进入了紧张的大忙时期了。

不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茜华的两个哥哥带着他们的五个朋友来了，他们向姑妈、冯师傅都问了安，道了谢，与丽容拉扯几句闲话后，就去了楼下陈道远的房间里。陈道远拉起了小提琴，舒伯特E小调柔和的曲声在房间里回旋，然后飞逝在窗外的空间。玩赏在花园里的姑娘们和茜华知道男青年来了，她们采下累累果实的葡萄后，忙着布置楼上客厅起来。

今天聚餐的人除姑妈外，一共是十六人，将坐上可容纳二十人的西餐桌。这十六人中七个是男的，九个是女的。属于陈茜华的女学友是王丽容、周雯、陆春华、戴玉英、胡华芝、宋小莲、林桂芳、郑秋霞；属于陈道远的男学友是郑学浩、吴涤非、冯如海；属于陈志远的男学友是林育生、廖子南。他们听